

下

# 大冰沟

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东北“围子”的真实故事

何承久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 第二章 满洲囚笼



## 第二十二回 强逼民众修建围子 百姓无奈挥泪离家

东台子、柳树沟、药王庙一宿死了十一个鬼子和汉奸，这件事惊动了要路沟炮楼里的鬼子。藤岛大佐一个月内彻底剿灭大冰沟抗日联军伤病员的计划成了泡影。他叫岛田来到要路沟日军军部，劈头盖脸地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但他心里明白，就是他驻镇大冰沟那十几个村子清剿抗日联军伤病员，也是阎王爷摆手——没治。这抗日联军就像原野上的春草一样，在老百姓这片沃土上是锄不没、烧不尽的，何况还是在云海茫茫的大山里。

他坐在椅子上，左胳膊肘戳在桌子上，手捏长满黑胡子的下巴，冥思苦想。他回想以前与抗日联军交手的几次惨败，都是与大冰沟外一带的老百姓有关，都是他们给抗日联军通的风、报的信。抗日联军夜袭他的炮楼，打散他的骑兵，准确无误地袭击他的驻防部队，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没离开老百姓的参与。虽然大冰沟抗日联军的大部队现在撤走，但是这几天大冰沟里杀死的日本军人中还有一些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工人员。这可以证明他的判断：一部分抗日联军及其伤病员并没有走。这部分人有一定的作战实力。他们有的身上有伤，在深山里缺粮无药是活不了的，只能藏在那一带老百姓家里，是老百姓给这些人提供吃的、住的，帮他们疗伤。老百姓隐情不报。有他们的保护，抗日联军伤病员才能待在大冰沟一带安然无恙。这老百姓就是水，抗日联军就是鱼，水深，鱼就能藏起来；如果没了水，鱼就得死。可这泱泱之水又如何能干涸？要不，将这方圆百里的山区老百姓统统杀光，房子全部烧光，把这一带变成无人区？屡次清剿失败，激起他实行大规模杀戮的念头。这几天，这个想法一直在拨动着采取“三光”军事行动的思弦。后又觉得这样做不是上乘之策。方圆百里成为无人区，大冰沟里抗日联军活动范围会向外扩展、蔓延，那样的话，剿灭这支抗日力量的打击目标就更无法确定。

筹谋清剿抗日联军伤病员的计划，摆平大冰沟山区，这是上级屡次催促

却久而未决的大事，这几天牵惹得他茶苦饭淡，夜不能寐。狡猾的藤岛为此真是绞尽了脑汁。

这一天，岛田少佐、精赤小队长被藤岛大佐召回到要路沟镇。炮楼里，黔驴技穷的藤岛要他们说出歼灭大冰沟里的抗日联军伤病员，确保大日本皇军在这一带长治久安的计谋。

日军指挥部里，藤岛用阴森森的冷眼逼视着站在他眼前这两个令他失望的部下，训道：“我大日本皇军是效忠天皇、天下无敌的军队！几十万东北军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全都逃进了关里。难道区区几个抗日联军伤病员和这些愚蠢的山里人都征服不了吗？你们说我们还配做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吗？嗯？”

“大佐，我们不能很快抓住这些抗日部队，是因为这一带山大路险、沟多林密，还有这些可恶的山里人与我们为敌，暗中保护他们。我看把这一带房子统统地烧光，把人统统地杀光，方圆百里再看不到有一个人影。看这些抗日联军的伤病员还往哪儿藏！”精赤两眼迸射凶光，恶狠狠地说。

岛田瞅了精赤一眼，不吱声。

“岛田君，说说你的主意。”

“哈伊！”这时，岛田恭敬地应答，“大佐，我看把大冰沟方圆百里的房子全部烧光、人全杀光，我们做起来是很容易的事。不过，烧掉这方圆百里的房屋，杀掉上万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一来，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会跑到山里，和山里的抗日联军搅在一起的。我看这抱薪救火不是好法子，还不如把他们统统圈起来。”

“圈起来？”藤岛眼前一亮，重复着部下说的话。随后他背起手在桌前来回踱着步，琢磨着部下说的每一句话，若有所思。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抬起头瞅瞅岛田。

“岛田君，明天，把你的具体方案细细地写给我看。”

“哈伊！”

第二天，岛田来到军部，把一张图纸递给了藤岛大佐。

“大佐，您过目。”

藤岛把图纸展放在桌子上细细地看了一遍，不由哈哈大笑。

“哟西！我要把这儿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像牛羊一样圈在一起，严加看管。这样，就能彻底切断老百姓与山里抗日联军的关系！哈哈……我看，你的，抗日联军的，还能活多久！”

魏强离开老虎沟，为了避开敌人，他专走高山密林绕道而行。走了两天，夜深时到了碾子沟洼。

魏强一走有二十来天了，鬼子搜查得这样紧，二叔家是不是被鬼子盯上了，这很难说。他脑袋探出墙头向院里看了一会儿，屋子没有亮灯，院里没有任何动静。那只看家的小狗哪儿去啦？魏强心里嘀咕着。他没贸然进院，捡起一个小石头朝院里掷去，当啷！小石头正好打在窗下挑水用的木桶上。

“谁？”屋里透出不大的男人声音，是二叔。魏强心里有了数，他纵身翻过院墙。

屋里前门打开了，高真在窗下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春他娘，把提灯点上。”

“唉。”

“二叔，是我。”

一个黑影从西山墙那边走出来。

魏强一应声，语音让高真先惊后喜。知道是天天想、日日盼的侄儿小子回来了！

“小强，咋不进屋啊？”

魏强没回答，只是笑了一下。把刀子往腰间一别，和高真进了屋。

高真望了望外边四周，然后把前屋门插上。

一进屋，高真第一句话就问：“小强，你咋去了这么长时间？你妈身子骨还好吗？”

高真一问母亲，魏强顿时泪如泉涌。

“二叔，我妈被……被小鬼子害了。”

听魏强一说，高真夫妇半天说不出话来。高真两眼不由噙着泪水。嫂子悲惨离世，让高真心里非常悲痛。三个人都沉默不语，说什么呀，这个乱世，朝不保夕，谁都难说今天活着，明天还会活着。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所有的人都无法预料。

“二叔，葛排长伤好多了吧？”魏强打破了屋里这种沉闷的气氛。

“嗯。”

“我下去看看。”

“别下去啦，他在山上。”

“啥？上山了？”魏强奇怪地睁大眼睛问。

“嗯。上山好多天了……春他娘，给小强热热饭。”

“二叔，我不饿。现在，您领我上山吧！”

“孩子儿，不急！看你这样儿，哪能不饿？吃点东西再上山，好有劲儿。”

“这个，趁热乎喝下去。”高真妻子端上来一碗还冒热气的小米稀粥。

魏强忙三火四喝着粥，不经意一抬头看到炕头放有一个用布蒙着并扎好的瓦罐子。

“二叔，那是啥？”

“这是给排长送饭用的。这不，饭都预备了，你再晚一会儿，我就走了。”

“二叔，你黑天给葛排长送饭？”

“白天，鬼子会盯上的，所以你二叔这个时候去。”高真的妻子补充说。

“二叔，您真是这个世上行善积德的好人啊，葛排长和我今儿能活下来，全仗叔、婶你们一心一意地照顾帮忙。”

“快别这么说！小强，你想想，人家豁出命来打鬼子，图的是啥？人心都是肉长的，要不是打小鬼子，咱还不一定能认得人家。”小强不吱声了，眼泪在掉。

因为魏强急着要见葛振林，他草草地吃了两碗饭跟着高真去了鸽子洞。

鸽子洞里，葛振林和魏强紧紧地拥抱着，两人眼泪禁不住滚落下来。这二十来天的时间对两名战友来说，犹如离别几载。魏强刻骨铭心、生死离别的这一行，令他体会到与排长重逢的滋味。他百感交集，久久地抱着葛振林的脖子说不出话来，眼泪噼里啪啦掉在葛振林的肩膀上。

“排长。”

“小强，你母亲好吗？”葛振林问。

魏强撒开手，用手擦抹了一下眼泪。当着两人的面，讲了这次令他终生难忘的不同寻常的探母经历。

葛振林听着默不作声。他没想到大娘这样悲惨地离去，没想到魏强此次回家遭遇如此的危险，这次小鬼子清剿真是漫天撒网，想一下子把大冰沟抗日伤病员斩尽杀绝。魏强这次回家险象环生，今天能够安全回到他身边真是命大。

“小强，你平安回来就好。小鬼子！我们有让他偿还血债的那一天！”

“排长，你的伤怎样了？”

“好了，你看！”

葛振林脱下上衣给魏强看。魏强提灯一看，可不是，一条长长的紫红色的伤疤斜在他的后脊上。排长伤口愈合了，魏强心里特别高兴，他的伤一好，自己就能和排长返回部队啦！

“排长，我们离部队有些日子啦，什么时候回部队？”

“嗨！着急了？”葛振林笑着说。

“咋不着急呀？排长，小鬼子这样祸害人，我们人少有什么法子？眼睁睁瞅着鬼子作恶，不打还得躲着他们。这样窝窝囊囊的，快把人憋死啦！”

“好了，小强，不要鸡毛火燎的，你们排长的伤啊，还没好利索。你好好地回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报仇的时间多着呢……好了，我得回去啦！”高真站起来。

“二叔，路上小心。”

“没事，你们放心吧！”高真说完，沿着悬崖小路爬去。

就在魏强回到葛振林身边的这天，大冰沟外，方圆百里的大大小的村子的石墙上都贴上了新的公告。公告写着：

### 诸村良民悉知

大日本帝国为“日中亲善”，今日起，欲与我满洲国民共建王道乐土。皇军规定，翌日，在指定地点修筑围墙。所有有力之士共担之。不得有误！

满洲国第八公署

公元一九四二年七月



香洼一带各个村子锣声响起，一些便衣串街走巷边敲边喊来告知民众，随后，大街小巷贴满了公告。

翌日，日伪军倾巢出动，他们端着刺刀，手握着木棍，逐家按户逼迫能干活的男人去修围子。各个村子的男人只好放下地里的农活，拿着锹、镐和土筐到鬼子指定的村子去修筑围墙。

岛田少佐指定几个靠近大冰沟沟口的较大的村子为围子。他们要在这些村子四周建起高高的围墙，并命令日伪军严加看管，修筑围墙的人们必须按日军的规定修筑围墙和炮楼。日军规定：所有围墙高四米，宽一米五，围墙的地基一律用石头砌成，离地面一米高，以上是土墙。土墙部分用穰草与黄土掺匀，再用水和成穰草泥夯实垛墙。要修墙的民众在石墙上两边用木板撑好，把泥用钢叉挑进中间用木夯夯实一层，再加高一层，如此层层建高。

高高的围墙圈起的围子是方形的，围墙四角建起高于围墙的四方岗楼，形如楼亭。围墙外两米，要挖深二米一、宽一米五的防护沟。四周围墙只留南、北两个大门。围墙里的人们只能从这两个大门出入。这就是围子。

一个围子里要住上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岛田规定：进住此围子各家各户必须按有关条例服劳役。上至半百的男人，下至十六岁的男孩儿都在服劳役之列。

为了早日把围子修成，日伪军和汉奸全部出动，强迫各村民众来据点修建围墙，按工计时。修围子的人们早上天刚亮就到了工地，晚上到看不见人才收工。日伪军和便衣在工地上从早到晚监视修围子的人们。人们要是稍喘口气，就要遭到他们的辱骂、鞭笞和棒打。

时值七月，正是天长而又酷暑难挨的季节。修围子的人们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儿。有年老体弱的，经不起这种非人的折磨，累倒在工地上，不管监工怎样踢打，再也起不来了。

中午，烈日中天，骄阳炙烤着工地，工地冒着白烟，一阵阵热浪让人们喘不过气来。就是这样的热，鬼子也不让人们喘口气。人们光着膀子，赤着脚，和泥、打夯，所有的人挥汗如雨。有的人中暑从修高墙的手脚架上晕倒掉下来摔死，鬼子视为死了一只鸡一样，叫在一起干活的民工把死的人拖到荒沟里。

每个工地上，数百名民众如远古的奴隶一般，在皮鞭和刺刀的催逼之下，扛着木头，挑着黄土来回没命地奔跑。过度的劳累使他们的生命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残酷的苦役、非人的折磨，把他们推向死亡的边缘。工地每天都有被日伪军拖出去的民工尸体。

围子修了十多天了。围子的石墙已砌完，接着就是上面的土墙。这一天，日头和往日一样吐着火，烧得村口路旁的杨树无精打采地低着头，树叶都垂头丧气地打着蔫儿。一只黑狗趴在工地外百米远的绿荫处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急促地喘着气，干瘪的黑肚皮随着它的呼吸也在不停地急剧一起一伏，它两只前腿伸出，眯缝着眼睛似睡非睡，时而抬起爪子在眼前猛地一拍轰走蚊虫，时而又睁开睡眼望着围墙上打夯的人们。

“鼓足劲啊！哎哟！别停下呀！哎哟……”围墙上豁出命干活的人们在忽缓忽急的热浪中流着汗水、喊着号子在打夯。

打夯的人群里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小伙子，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八岁。他光着头，上身没穿衣裳露着黝黑发亮的脊背和干瘪的肚子，下身穿着一个带补丁的粗布裤子，那裤腿肥短得要命。没锁边儿的裤脚只到膝盖之上，两条黑瘦的大腿露着半截，那裤子被一条麻绳扎在腰间。他打起夯来，裤腿左右摆动，就像女人的衣裙。他叫嘎蛋。嘎蛋穿的是父亲的裤子，母亲剪去了下半截让他穿，所以，这裤子只能遮腰盖臀。嘎蛋不在意膝盖往下露着沾满黄泥浆的大腿，但他在意这条裤子，这是母亲为了怕别人笑话才这样做的。不然，嘎蛋以往身上的衣裳更是穿不出去。嘎蛋来修围子，除了这个体面的裤子就是那条与他形影不离的大黑狗。

日头偏西了，碾子沟围子工地上民工还没有吃午饭。墙上所有打夯的人们赤着脚，弓着腰，露着黑黝发亮的脊背在大墙上，“哼哟！哼哟”叫着号子砸着夯。围墙下监工的是一群日本兵，他们端着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枪，瞅着打夯的人们来回地走动着。墙下，一群民工在仨一拨俩一伙的鬼子、汉奸眼前挑着黄土步履匆匆。挑土队伍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只见他咬着牙拼命地挑着满满的一挑黄土跟着挑土的人群跑着。他个儿矮，也许没有上衣，抑或中午天气太热，他没有穿。瘦骨嶙峋的他，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裤腰带上两侧一条条凸出的肋骨，过重的挑担使他脖子上的青筋鼓着，心急促

地跳动着。他背驼如弓，一担重土把他的驼背压成了直角。黑瘦的两条腿随着扁担的颤动迈着艰难的步伐，那重担在他紫铜色的脊背上左右牵扯，让人看来那不是挑，是在背。一上午挑担快行，耗尽了他最后的气力，他早已流尽了汗水，肚子在咕咕地叫，两眼冒着金星瞅着眼前的一切都在晃动。实在是挑不动了，他把扁担使劲儿颠一下想换一下肩，再坚持走下去，可沉重的担子像千斤坠一样，他再也换不动了。他眼睛虽然目视着前方，但脚步还是慢下来。

“八嘎！死啦死啦的！”旁边的鬼子冲他狂吼。

一个便衣像一条狗听到了主人的呼唤似的跑了过来。他一木棒打在老人的脑袋上，鲜血从额上流出来。老人一下被打倒在地上。

那个汉奸还是不解气，用脚狠踢后，又用鞭子猛抽。

“我让你偷懒！我让你偷懒……”

老人躺在地上开始捂着脑袋哀求：“大爷，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后来就不吱声了，任凭便衣怎么抽打，那蜷缩的身子也一动不动。那个汉奸低头一瞅，血一汨一汨地从老人的嘴和鼻子里往外流淌，人已经有出气没进气了。

“妈的，真不经打。”汉奸见人不行了，就来到喊叫的那个鬼子面前弯下腰一龇牙，“皇军，他死了。”

“嗯，抬走！”

“什么？太君。”那个汉奸不懂鬼子的话，伸着脖子媚笑着问。

“抬走！”鬼子瞅着他那张脸，大声喝道。

“啊……是！是！”那个汉奸终于明白了。

“你们，你们两个把这个死尸拖走！”那个汉奸指着挑土赶到的两个民工大声喝喊。

两个民工放下担子来到老人跟前一摸，鼻子还有点儿气，就赶快一个抱大腿一个抱头抬出了工地。

走到昏晃地方，一个民工对另一个说：“大哥，人还有点儿气。”

两个人对视着，都等待对方尽快拿出主意。

“咱俩不能眼睁睁地瞅着人死。这么着，你回去干活，我把他背到高先

生家去，也许能救过来。”

岁数大的说完背起老人就走。他走了两步想了想，回过头来对回去的同伴交代了几句：“他们问我咋没回来，你就说我撒泡尿，一会儿就到。”他说完背着老人一阵风似地向高真家跑去。

“高先生，这个人被监工的打了，你给看看吧。我，我得赶快回去。”他把人一放，老人就咽了气。

“这咋整？”送人的汉子束手无策，他没料到老人会死在高家，“你走吧，我来想办法。”

“高先生，对不住你啦！”壮汉感激万分急急忙忙地走了。

高真从修围子的头一天就来到大庄——碾子沟村子，他是保长高占奎叫来的给便衣治病的。

在围墙上打夯的嘎蛋对老人挨打惨景看得一清二楚。他一边打着夯，一边瞟着那个汉奸的模样，心想，绝不让这个王八蛋腰掖扁担——横撞。等着！

为了尽快把围子建成，各村鬼子汉奸对修围子的民工施暴日甚一日。挑土老人被打后没超过三天，高真家又抬来了一个被鬼子打伤的民工，叫韩青山。

一个阴天，一早，老天就低沉着个哭脸，要掉泪的样子。人们看不到天上的日头，住在北沟去修围子的韩青山，忙三迭四扒拉了两碗粥，瞅瞅天不看晴，就心里犯嘀咕，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是早还是晚，悬着一颗恐惧的心，匆匆忙忙地往碾子沟村子那儿跑。刚到工地，见来干活的排成队在村口，一个肥头大耳的汉奸正在点名。他赶快站在队伍后面等着点名，可他的名字已点过去了。点名没到就是误工，鬼子是要严厉惩罚的。怎么办？他望着四周端着明晃晃刺刀的鬼子打了一个寒战。点名完毕，百人的劳工队伍马上扑向工地。站在后面的韩青山想向点名汉奸报到，可又不敢。他只身一人趑趄不前的样子让一个汉奸看到了，那个汉奸跑过来，举起木棒狠狠地向他脑袋打下来。韩青山下意识地脑袋一歪，木棒打在左肩胛上，只听“咔嚓”一声，他痛得“哎哟”一声，用右手端着左肩胛痛得就地打转儿。

“你他妈的眼瞎心也瞎？啊？是不是缺揍？还在这儿愣着！”

那个汉奸不解气，还要打。当第二次把木棒举起时，几个劳工跑回来跪

下乞求：“大爷息怒，您高抬贵手，饶他这一次吧！”

另一个人趁机赶快扶走了韩青山。

“王八蛋！看你下回还耳聋不？”

韩青山泪水簌簌地流下来。他不敢吭声，他知道，前几天的杨老大因为跟一个便衣讲理，被几个日本人挑了，扔到后山的大沟里。韩青山忍气吞声，虽疼痛难忍，毕竟保住了性命。

晚上到了高真家，高真一摸，他“哎呀”大叫一声。原来韩青山的肩胛骨被打断了，残了，听高真一说，韩青山泪如泉涌，他哭泣着说：“老天爷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这样的，这一家子人，可怎么活啊……”

他哭得在场的人眼睛都湿了。

修围子已有半个月了，修起的围墙已有一人多高，筑围墙的民众只好搭脚手架再往高筑。长时间的暴晒、劳累、饥饿，使很多人从高墙的脚手架上昏倒，有的栽下来摔伤、摔残，甚至有的摔死。不能再干活的人，就被鬼子或汉奸拽到野外开枪打死。日伪军用野蛮、残酷的手段迫害山里人，可怜憨厚的山里人，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修起了一道高大封闭的围墙，筑起了一座座坚固高大的炮楼。

两个月的时间，大冰沟外这方圆百里山区，出现了一个个由异国列强逼迫当地民众建起的特殊城堡——围子。这一个个围子如古代御敌的城池一般。围墙高大坚固，炮楼建在围子附近的山坡上，炮楼间互为犄角，彼此相望照应。整个设防严密，无懈可击。老实憨厚的山里人哪里知道，他们用血汗和生命凝结而成的围子就是他们的牢笼和地狱。

到了八月初，香洼一带各村子的街头巷尾的墙上，又都张贴上新的盖有伪满乡公所印戳的公告。公告写着：

## 诸民悉知

为让吾民众共享大日本帝国的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决定，所有良民明日始，依乡公所分划范围之规定，三天内全部乔迁至所在围子去居住。所有浮财一应俱迁。届时不搬者，皇军依私通

共匪给予惩处。望相告之。

满洲国第八公署

公元一九四二年八月初一

每个村子的伪保长，领着一些人在村子贴完了这公告，就敲着锣满街走上几遭，鸣锣宣告。

“乡亲们——皇军有令，三日之内，全都要搬到围子里去！不能耽误喽——”

告示贴出，人们挤到公告跟前，听识字的人念公告写的是什么，这才知道这个家非搬不可了。而且，只有三天的时间。

各村搬家的人们，愁云笼上心头。这仅仅是故土难离吗？围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上哪儿去住？男人没有心思再去下地干活儿，女人瞅着院子里的猪啊、羊啊、鸡啊什么的长吁短叹，不知到了围子，把它们往哪儿放、往哪儿搁。女人愁眉不展，男人唉声叹气。大家知道，不管你是死还是活，小鬼子可不会放过哪一家，这家是一定得搬的。

第三天了。住在碾子沟洼一辈子的高祥老人，呆呆地站在自家的院子里，瞅着这伴他大半生的三间茅屋，一说弃家迁居去下山，他心里五味杂陈。虽然他那深深陷进去的干瘪昏花的眼里挤不出半滴泪水，但他还是掏出系在襟扣上掖在衣里面的手帕擦抹着双眼。山下没有他的亲人，他孑然一身，下了山去大庄，大庄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他上哪儿去？

高真在山下的住处已有了着落。一早，他就去高祥家，告诉老人和他一起下山，去围子里和他一起过。随后，他回来帮妻子忙着往外收拾东西。

日头露出东山头半竿子高了，老人拄着拐棍，步履蹒跚地来到高真跟前。他抬起胳膊用不停颤动的筋骨突兀的手对高真说：“二孙子儿，我想好啦。我呀！就不跟你们去啦！”他用手绢揉了揉眼睛，接着说，“我呢，这么大岁数啦，还上哪儿去呀？我不下山，那些人还能把我杀了不成？我呀，哪儿都不去啦！谢谢你的好意！”

——“二爷，不行啊！小鬼子说了，一家子都不能剩！都得搬到围子里去！”

和我一起走吧！我管你！”

“不啦，不啦。”他颤颤巍巍地摸了摸银白的胡子喘着气说，“他们来喽，我就在屋里不出来，他们还能把我烧死喽？啊？”老人昏花的双眼望着高真，他不是想要从孙子嘴里得到答案，也不想听他说出什么来，他要用自己的这条老命与这些魔鬼做最后的抗争！他拄着拐棍款款转过羸弱弯驼的身躯，又颤巍巍地往自家那茅屋走去。

到了中午，鬼子真来了。十几个鬼子和汉奸气势汹汹地到了村前。看还有两座房屋没拆掉，鬼子小队长精赤瞅着这两座还没倒的房子，什么也没说，手一摆，一个鬼子拎着一个油桶向房屋里走去——他出来后，另一个汉奸把蘸有汽油的棉球点着顺着窗口扔进去。“呼”，屋里的火骤然而起。

另几个鬼子和汉奸来到高祥老人茅屋跟前，一个汉奸拎着油桶进屋，一看一个老头在土炕上，头朝炕里蜷缩一团扁躺着。他大喝一声：“老东西！咋还不走，找死啊？”他不由分说上前拽着老人如柴的大腿拖出了屋子，然后满屋里洒遍汽油。扑！洒满汽油的茅屋顿时大火腾腾。瞬间，屋里燃起的烈火从窗口、门口一起探伸出来，贪婪地舔着屋檐上低矮的茅草。一刹那，熊熊的烈火吞噬了整个茅屋，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天空。被拖昏的高祥老人这时被烈火烤醒，他抬起头，瞅着自己的房子已烈火熊熊。他知道在这个乱世上，再也容不得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他使出最后的气力慢慢地向自己的茅屋爬去……

“哎——那个该死的老东西！”一个伪军发现老人往里爬，骂了一句。

常言说得好，火起风生，风助火威。几丈高的火焰在一阵阵山风吹来时，呼呼吼叫着，摇晃着它高大变幻的身影，扶摇直上冲向天空。鬼子汉奸看着这片火海，狂笑而去。可怜的老人就这样葬身于火海之中。等高真把东西在围子里安顿下，再来接老人时，这里已是一片瓦砾和灰烬。高真跑到老人房宅，只见老人在火堆里被烧焦了，好像黑黢黢的一块木炭。

高真守在老人焦骨跟前放声痛哭：“二爷，二爷啊！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高祥老人没了，他只好下山找来一个家族弟弟在一个山坡上挖了一个坑，把老人埋了。

那几天，董成父女听说大冰沟里的人都要搬到外面碾子沟大庄去住，房

子还要一个不剩地毁掉，父女俩定下来，不去围子，就在老虎沟窝铺里住。因为那儿山高路远，谁也不知道。前几天夜里，父女俩把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要用的东西全都搬上了山。这几天就不行了，沟里来了很多的鬼子，伪军把这几个村子看得死死的，一个也走不掉。到了八月初一，沟里的房屋全部被拆毁，大冰沟里的人像一群牛羊一样都被日伪军赶出了大山，都住进碾子沟围子里。人们走后，四个村子的房屋全被日伪军付之一炬，变成了一片废墟。

人们进围子三天了，有的人家住的还没有着落。没有找到住房的张玉声愁眉不展。他一家三口人躲在人家一个只能圈三头牛的牛圈棚里。行李和锅碗瓢盆没处放，只好堆在牛棚的一角，没有地方搭锅台，也没有地方搭炕，黑夜，三口人挤坐在一起打盹，饥饿、寒冷让不到两岁的儿子彻夜痛哭。

夜深，怀孕的妻子披着丈夫的旧棉袄，抱着孩子含着眼泪问她的男人：“玉声，这没地方做饭，没地方睡觉的，咱咋办呢？”

每次看到妻子紧蹙额头的样子，张玉声一声不吭。他是个大男人，是一家子的顶梁柱。不能让老婆、孩子有吃有住，还叫什么男人？心里深深的愧疚与不安在抓挠着他的心。他多么想凭着自己的肩膀和力气来建一个小屋子，让大人孩子安顿下来，可围子里上哪儿弄这些东西去？即使弄来建材又哪有他安家的地方？他知道一家人这样下去，到冬天非冻死不可。这几天，他一直在想，绝不能让老婆、孩子这样跟他遭罪，他要偷偷地把老婆孩子带回老家去。

第四天，吃完早饭，张玉声随着出围子的人群跑到大冰沟老家——北沟。他要把家整理好，再把他们接回来。

到了北沟一看，他傻了，哪儿还有以前家的影子？眼前是一片让人揪心的凄凉景象。所有的房屋都成了烟熏火燎后黢黑的房壳儿，让人看到的是一处处残垣断壁。房壳里烧焦的房木架子和房墙上坍塌下来的石头和泥土散乱地堆在一起。

他含着眼泪，走进自家的院里，在一根黑炭般的立柱跟前发呆，房子落了架怎么办？但他一想起一家三口人在围子里的情形，想起身怀六甲即将分娩的妻子，他决心在这里重新建个小草房，即使它再简陋矮小，也总比在那该死的围子里住牛圈强得多。



这几天，他白天借下地干活的机会，在老家在房壳附近的山上放树、割黄毛草……

三四天的光景，张玉声悄悄地在自家的房壳的一角盖了一间矮得不能再矮的小草房。

“有了这个小房子，大人孩子就有处待啦。”张玉声心里感到满足。

这天夜里，他对妻子悄声说：“哎，房子，我都整利索了！”

“真的？这几天就整完了？”妻子惊喜地问。

“嗯，不过不是过去那么大的房子，不大。”

“不大也比在这儿强。”妻子满足地说。

“那还用说，到了家，啥都好办啦，再也不遭这个洋罪！”

“嗯。”妻子点头赞同他的说法。

两人沉默片刻，妻子用手碰了一下丈夫的胳膊肘。

“唉！咋走啊？南、北大门都有兵站岗，满街到处都是鬼子、讨伐队，带上锅碗瓢盆，咱出得去吗？”妻子说完，用手拍哄着孩子，犯了愁。

“没事儿，我看了，西面围子墙有一个水道沟，黑天，咱们就从那儿爬出去。至于用的那些东西，我看少带，就带几个碗得了。”

“那水道沟？离西北角那个岗楼多近哪，上面的灯照着，像白天似的。我这样的，再带个孩子，走得了吗？”妻子用忧虑的眼神瞅着丈夫，担忧地说。

“不走啊？就怕死在这儿！”张玉声急了。沉默了片刻，他缓和了一下语气，“咱在这儿，有法儿活吗？凡事死活一身汗，豁出去了。”

“玉声，要不，明天一早咱仨和大家一起出围子。”

“大白天说梦话！南北大门鬼子看得死死的，你抱着孩子干啥去？那鬼子汉奸一瞅不就露馅了？能走得了吗？”张玉声生了气。

“你看你，我就是说说嘛，听你的。”

“老娘们家瞎磨叽。我呀，想好几天了，不这么逃，是逃不出去的。如果怕死不走，今年冬天，咱们在这儿也得冻死。这么着呢，如果小鬼子把咱抓住，咱认倒霉，是杀是崩随他们的便；抓不住，咱们一家子人的命就算捡着了。还寻思个啥？今晚就走！”

妻子瞅着丈夫决心已定，再看看牛棚里两条母牛瞅着栅栏外的星空哞哞